

詩經序

特別
4 12
16
19



4 12
16
19

詩經白全序

集傳

理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

大方廣經

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奏音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

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

之是亦所以為教也眉山蘇氏曰其人

而為詩則無不善正詩是也及其感之雜也有所憂愁忿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變詩是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者詩之言雖有善惡而皆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是非知其所以感之邪正而於已則益脩其治教於人則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有勸懲之政也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

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
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
陟之典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
教於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頌
正雅二南之類則播之音律於列國之
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
陟之政也聖人蓋指周公天子指武成康也降自昭穆而後
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

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
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
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
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
從簡約示久遠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
行黜陟之政於作詩之
侯國而於詩籍有所去取
則亦可謂黜陟之教也使失學者即
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

改焉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學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創文興起則亦可謂勸懲之教也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

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

體而有正變也。蓋二南之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全體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蠡斯桃夭采芣漢廣羔羊何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故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

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朱子曰大率雅是郊廟之詩變雅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安成劉氏曰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常棣文

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劉洞酌
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
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及宜曰之傳
及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輩
又皆所謂賢也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
人君子者也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朱子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
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安成劉氏曰
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
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
星之大蟲鳥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
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

學詩

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曰然則其學
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仁南以求其端
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
以昌之濟濡以體之安成劉氏曰此言
功知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
事也

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安成劉氏曰此
言學詩者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之道行之事也問者唯唯而退
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
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
熹書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首

- 一 是經一以朱子集傳為主通釋所采諸家之說與朱傳相矛盾者去之庶無惑於學者其朱子語類文集暨諸家之論有所發明者今皆增入
- 一 諸儒之說不拘世次先後一以解經為序其有郡號者則加以別之有不可考者直書其氏而已
- 一 小序朱子已辨其得失通釋以隸各篇之下今仍為一編附于卷末以還其舊
- 一 名物附圖一依廬陵羅氏所集諸國世次及作

詩時世圖一依安成劉氏存之以備觀覽
一集傳中所載郡邑間有沿革不同今謹依
皇朝郡邑志增注于下

引用先儒姓氏

毛氏養

陸氏機

孔氏頴達 仲達

程子伯淳 頴達

眉山蘇氏轍 正叔

南豐曾氏子華 由

藍田呂氏大臨 鈞

明道 伊川

和叔 與叔

鄭氏康成 玄

杜氏元凱 預

廬陵歐陽氏永叔 脩

張子厚 載 橫 濬

臨川王氏介甫 安石

兼陽范氏相 處 厚 夫

上蔡謝氏良 道 佐

龜山楊氏時立 中

永嘉陳氏少南 飛

三山李氏

永嘉鄭氏

建安胡氏康侯 知國

渤海胡氏旦

致堂胡氏寅 中

東萊呂氏伯恭 謙

丘氏

三山林氏少穎 奇

廬陵李氏寶之 圭

金華

元城劉氏安世 器

山陰陸氏農 師 佃

黃氏樵 實夫

長樂王氏

長樂劉氏執中 彛

莆田鄭氏漁 仲 夾 祭

南軒張氏敬夫 廣漢

董氏

徐氏

止齋陳氏君舉 永嘉 傳良

胡氏伯量 南康

北溪陳氏

淳安

臨漳

慶源輔氏

廣平

替庵

覺軒蔡氏

仲覺

建安

格庵趙氏

順孫

天台潘氏

時舉

雙峯饒氏

伯與

廣信

龍舒王氏

日休

潛室陳氏

器

永嘉

西山真氏

德秀

容齋項氏

安世

江陵

顏氏

達龍

兼谷嚴氏

坦叔

錢氏

十一

新安王氏

晦叔

濮氏

南

劉氏

剛大人

東齋陳氏

大猷

建安熊氏

禾

去非

疊山謝氏

枋得

勿軒熊氏

去非

須溪劉氏

會孟

建安何氏

士信

竹房張氏

學龍

廬陵彭氏

執中

新安胡氏

一桂

鄱陽董氏

鼎

定宇陳氏

壽翁

東陽許氏

謙

安成劉氏

公瑾

廬陵羅氏

中行

廬陵曹氏

居貞

豐城朱氏

備萬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縷

承	承	承	奉	奉	奉	奉	翰	翰	翰	翰
直	德	直	直	訓	議	議	林	林	林	林
郎	郎	郎	大	大	大	大	院	院	院	院
刑	刑	禮	夫	夫	夫	夫	典	五	檢	檢
部	部	部	北	禮	兵	禮	籍	經	博	士
主	主	主	京	部	部	部	脩	職	迪	從
			行	員	部	部				
			部	外	郎	郎	吉	佐	功	仕
			員							
事	事	事	郎	郎	中	中	士	郎	郎	郎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洪	段	黃	吳	吳	童	王	涂	黃	王	陳
順	民	裳	嘉	福	謨	羽	順	約	進	遜
			靜					中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檢	檢	檢	檢	編	編	編	編	編	脩	脩
討	討	討	討	脩	脩	脩	脩	脩	撰	撰
從	從	從	從	承	承	文	文	文	承	承
仕	仕	仕	仕	事	事	林	林	林	務	務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陳	黃	劉	余	陳	李	林	陳	周	陳	蕭
用	壽	永	學	景	貞	誌	全	述	循	時
	生	清	夔	著						中

詩經序

朱子辯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程子曰大序或
 以為子夏朱子曰王肅沈重亦云大序是或以為
 國史程子曰國史明乎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
 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
 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
 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隋心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
 加潤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三山李

詩序考之文辭淆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
至六曰頌則見於樂記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
民困則見於樂記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
之序則見於樂記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
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之序則見於左氏傳那序則
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但今考其
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
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
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采子
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及班固序傳並在後
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孔氏曰漢志
訓亦與經別也自後漢以來始有就經為注者又
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
知其出於後人之子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
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

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
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
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
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
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繞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
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
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
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慶源
曰先儒以詩序為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氏曰詩
序誠出於孔子也則序若詳矣孔子刪詩而取
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
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疑

一駭又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
 作下商謂有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
 儒相承至臆以為斷無所據因鄭氏之說以為後漢
 加潤色是臆以為斷無所據因鄭氏之說以為後漢
 說然皆而斷以為斷無所據因鄭氏之說以為後漢
 特增廣而潤色之其取世又推諸儒之說以為後漢
 首皆曲盡人情而考義之於首推諸儒之說以為後漢
 者皆曲盡人情而考義之於首推諸儒之說以為後漢
 本自為一編別附經考義之於首推諸儒之說以為後漢
 並傳於世故讀又論毛公知其引以出於後齊魯氏之
 盡信亦得端情不為注見古而直入於後齊魯氏之
 而超冠辭云則謙虛見古而直入於後齊魯氏之
 遂為決辭云則謙虛見古而直入於後齊魯氏之
 易視於已說則謙虛見古而直入於後齊魯氏之
 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託不作則出於後齊魯氏之
 啓後不可穿鑿遷就失之晦翁哉上誣聖經而思遂
 有責夫毛公者矣嗚呼而不可穿鑿遷就失之晦翁哉上誣聖經而思遂
 之乃盡廢諸儒之當矣而不可穿鑿遷就失之晦翁哉上誣聖經而思遂
 後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何

於意誠心正其於窮經義二夫至矣必盡取諸
 儒之說無有能遁其細者窮經義二夫至矣必盡取諸
 差無有能遁其細者窮經義二夫至矣必盡取諸
 明於後世然細至其說則亦未嘗不自疑也於後世然細至其說則亦未嘗不自疑也
 顧第弗深以耳其容或真傳授之證小而不還其舊因
 儒而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
 故論其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
 以論其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
 矣豈可與先儒之說相衡哉先儒之說相衡哉
 嘗曰予自與先儒之說相衡哉先儒之說相衡哉
 了質問諸鄉先生皆辭讀詩便覺小序貫義及去
 能為釋後到三不勝言然序不可廢而某信因厚講
 其為許多序說然其說與伯恭不廢而某信因厚講
 便中雖多序說然其說與伯恭不廢而某信因厚講
 記遂成詩序辨得此一冊是杜撰處多不詳又曰
 小序亦成詩序辨得此一冊是杜撰處多不詳又曰
 何故不虛心說去亦不看詩是只恁說却後人儒
 只依他那個說去亦不看詩是只恁說却後人儒

去處只須穿
鑿說將去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周南

叙詩云：妃嬪之言，正於主也。天子之妻，唯稱后，与妃則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

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

后妃，末王之妃，木妃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末王未嘗稱王，則木妃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當也。按成劉氏曰：木妃之稱，玉皆追稱，但其詩雖若專美木妃，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義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豳魯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闡門之治

風之治也

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
圖史之戒珎璜瑤璃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
乏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
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
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
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
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
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汙漢之小國鬼
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
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哉得之

婦女師也
內則去大
夫以三五
師慈保
三母有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
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孔氏曰言后妃之有
美德文王風化之始

也文王化行始於其妻
故用此為風教之始

稱飲射禮也

燕禮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
用之也孔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使皆正夫
用之鄉人焉燕禮云酌飲射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
邦國也○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
不得用也○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
徹而孔子非之也○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
以之正夫婦也○三山李氏曰詩之雖頌惟用
於宗廟朝廷如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
至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象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

曰教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弄搖蕩所折乃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

折乃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

人之而動則謂之教之而化○黃氏曰自其本於一

教問二南之風者感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

變易其氣質動則變

變則化天下之理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比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

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

也鵲巢騶虞言德者彼化而成德也以其彼化

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

也舊說以為大主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

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朱子曰乾始萬物非

萬物非乾無以資其始故乾元統天萬物所從

出而無不統周南之化實似之坤元雖生萬物

而所以生者乃順成天意以代其終而已召南

之德實似之楊氏亦曰二南相須以為治蓋一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

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章禮樂著雅頌之聲

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

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孔氏曰

詩正六

彼

王肅曰善心曰窈
善容曰窕

朱子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
淫也若沈淫淫使則淫矣憂止於
轉轉及側是不傷也若憂於
要泣則傷矣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
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
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
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類則已失其
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

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
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
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為
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
詩人嘆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廬陵歐陽氏曰
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
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璜曰此魯詩也後漢
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
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折鼓
人止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
乃以為刺餘可知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
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耳但儀禮以關
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

已有此詩矣若為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勿軒熊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祭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諸鄉飲射禮也當據儀禮經文為是今儀禮未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

鼓彼寄及再加以以
罪也望云險詖不正也
險詖者情實不正也
為善之序也
私謁者婦人有寃多
私聲親戚

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離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東明許氏曰衡所以為平有首尾之不相照應矣衡決物決絕也絕則首尾不相照應矣不相承應

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做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君愛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和一而郊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

妬忌者歸之后妃斯亦誤矣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時國無鰥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處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踈矣

○兔宜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

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孔氏曰

離則我躬不闕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

語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

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

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

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

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東萊呂氏曰蘇氏以

序為非一人之詞蓋近之至於此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遠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臨川王氏曰無人之妻能勉夫以正而不知為之者

是之謂道化而殷其雷之詩所以未若汝墳之盛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

乃采芣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嘆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奉先祖供祭祀矣臨川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謂能循法度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

謂能循法度

○苕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臨川王氏曰愛之篤思之

至以其教明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黃氏曰周家貞信之教興而商人之衰亂之俗未殄北如一

陽來復之時陽雖有當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却以孫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有所不免自二南極而王道成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止齋陳氏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實既開奚顧禮義故昏敬及時者所以全智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慧於未分之時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朱子曰只看詩中說不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也○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

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真夫下王后下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

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

邶

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世詩說四家毛最
 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陳
 帝時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囿名亦不經見
 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
 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
 不斥言也詩考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名○房陵
騶蓋馬御澤虞山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騶六
鴝命僕及七騶咸駕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致
禽獸易亦自即鹿無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
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
事當以多殺為心也今也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
嗟乎而能如是乎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人曰
言君仁不盡殺卒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數虞人之得體

側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
 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其
 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
 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
 詞旨大槩可知必為其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
 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若姑以其意推尋探
 定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
 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
 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

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

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與音之宋子刊謚法中如墮廢社稷曰須便得不遇小人在測即仲翦小序只是後人若將以衛史傳去陳并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若將以徼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

詩經

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群宋子曰大率

今人一般其間亦各有感物道積吟咏情性發時
將詩一人刺他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道才美刺說
似把持巷無知之人胡亂稱美諛是甚麼道理如此
說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宋子曰

也 ○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

○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

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

矣
頭溪劉氏曰州吁無戲笑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

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理或然也

新安胡氏曰按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自立夏將脩先君之怨於鄭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睦於衛遂從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見陳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

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切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雉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及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之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脩方伯連率暗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

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

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

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按成劉

此詩為作於衛宣公之時固無可考但上篇黎臣

有勤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

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

雖未以見其必作於衛宣公之意之式微旄丘二詩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文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詳然集傳以此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然考禍患者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頤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妻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鷓鴣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

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

誰讓質貢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

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倚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

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

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

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

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

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柘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久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

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
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
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
則恐亦未定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
於韶武之音也邪朱子曰孔子之稱惡無非其
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必曰彼無邪則思
陳曰彼亂之思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思
若曰資則彼自其所以為醜者而求所以無
之則資則彼自其所以為醜者而求所以無
之則資則彼自其所以為醜者而求所以無
而得資則彼自其所以為醜者而求所以無
若曰資則彼自其所以為醜者而求所以無
諸篇固各有其美也巧若夫雅也鄭也
小改而風散又無所據者今必曰樂三
之為序散又無所據者今必曰樂三
為序散又無所據者今必曰樂三

而鄭風不為鄭也鄭風不為鄭也
間亡國之音則小信此又無稽亂和正錯揉非復孔子
有據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至廟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於其變雅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觀民風之雅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先不風之雅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固不容於雅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是乃風之雅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衛合於雅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敬合於雅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謂孔子皆絃歌以文王之清廟為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樂也
此然古樂與風散又無所據者今必曰樂三
以於勸百諷一而推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
近於勸百諷一而推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

夫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求大車有所
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漆洧
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賦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
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論六籍
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而後也哉於三不之論
嘗言得之又豈侯吾言而後之幸而雅樂之
不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而人而力猶不足
抑其於秦有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為
聲者豈於理之自然固竟又不可奪者抑以
說而借前論之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可
然亦當為我適然而後辨說皆為東萊而發
氏曰上文朱子前淺陋之說伯恭父之誤有
讀詩記曰某少時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未
後歷時既久自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
有所更定則伯恭父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
相與反覆其說以時同志皆大有功於父已
矣嗟乎東萊朱子固欲相危哉因附錄于此
詩經者也豈固欲相危哉因附錄于此

若也
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潏，陳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
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也。○南軒張氏
如此文也。曰：復國一以道化，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
此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蟻，陳下所趨向係於一人如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義也。

詩經卷之六

○于旌美，好善也。衛末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煖煉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証。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益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念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念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

是以前善則其意中厚而和幸矣然未知鄭氏之失
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
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
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東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
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
不得為北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

識其文意也

東萊呂氏曰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字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

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察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婚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覆育弗庶之王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公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據自擬以重寶尚為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集傳固不得從之也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同上篇慶源輔氏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司樂掌教國事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大師擊諸人猶知踰河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而思焉

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芣采芣
采芣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

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春秋傳安成劉氏曰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

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
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莊公名
寤生
母嬖
名寤生

詩經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國人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符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太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焦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尊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屢源輔氏曰詩

不暇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為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滯甚矣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殄戕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錄之也現歐陽公于五代史載逆旅婦人事則可見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太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

詩經

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狗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宋子曰最是鄭中惡詩皆以為刺之東萊又欲引小序鍛鍊得鄭忽罪不勝誅

○籟兮刺忽也君弱臣疆不倡而和也

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太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

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諛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朱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性甚狡處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几子一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寨棠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忽或突爭指祭仲忽為鄭君國人不得目為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為卿且為狡童也取卸曼而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為卿且為狡童也為童也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得目君為狡童也童魏有碩鼠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寨棠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須溪劉氏曰諸詩朱氏一以為淫女之辭其識甚遠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詩經卷之六

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儼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善義之長育用此二事又皆從序說典集傳不同者彼蓋斷章取義耳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安成劉氏曰其事散見左傳桓公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莊公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頌溪劉氏曰舍序讀詩碎意甚美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鷓鴣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之好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襄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壺氏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蓋

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孔氏曰挈壺氏以水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成法于每歲之間如減刻數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通率也日強半而易一箭周而用箭漏刻不明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

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孔氏曰下三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无所當也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恒當作莊桓成劉氏曰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嗣侯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

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于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謔屬之桓公乎屬之莊公乎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倚差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如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

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桑漸漸以食

移使困也解頤新語云蠶食喻重斂者莫切於此

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

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
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
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
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
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
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
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
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
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宋子曰唐自是未改
號晉時國名序者便

昭公
三十一
文平云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
刺之也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
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楊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
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安成劉氏曰季札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
憂之遠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
之唐不知太師特係以始
封之號爾初無與於堯也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亂也

○林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

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羊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

○鷓鴣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此**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

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

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

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

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
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賊餌貪
更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
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
此之甚者故予持深辯之以正久心以誅賊黨意
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
之義云安成劉氏曰晉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
許世子不嘗藥春且不少從末戒晉詰
正其弑君之罪况武公篡逆如此而請命之事反
可以為美乎朱子此論足以正人心於千載之後
則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
○有校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未居

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厲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
存者非悼亡者
朱子說見下序

○采芘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
於是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

詩經

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

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孔氏曰有藩曰園有墻曰囿首或養禽獸之所

也○黃氏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為美蓋以

襄公有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雖以此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

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申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廬陵歐陽氏曰周雖以岐

亦嘗一以兵至岐秦人

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

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詩至大全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
子贈送文公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
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
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
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
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
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弊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

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揚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

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良好繫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豐城魯氏曰不能三年雖不

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愆者也

此序之詩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迤
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孔氏曰昭公乃僖公子釋文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此詩但以三百赤帝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
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論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鷓鴣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曰鷓鴣焉

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

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
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新安朝

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也詩中無之章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也詩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真也哉朱子非之當矣○安成劉氏曰朱子說見下篇序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其君之詞何處寬裕溫柔之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詳谷風詩曰古

奉於鹿鳴諸詩見之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
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
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
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
說何故如此孔氏曰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
所傳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
或造篇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
或誦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慶源輔氏曰蓋以朋友為人倫親親以綏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去下字如以成其政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朱子曰臣歌天保詩答上
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答其歌却說得
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
充分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王命皆周主耳

○杖杜勞還役也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微以卜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各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

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陳子曰看詩使有感發人意被諸儒解殺了死着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

此說定便局
了一詩之意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南咳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

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噫說淺妄類如此

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

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

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

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

廢則功力缺矣杜鵑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

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燕恥缺矣華黍
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
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
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
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
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武
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
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

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
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安成劉氏曰詩

○沔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

匠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規之使周備

匡諫之名○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

○鶴鳴誨宣王也規王之詩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宋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

或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

既不平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

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于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雜記

設盛食以落之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彙注曰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兩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宜曰耳序又以為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以孔氏曰左傳云蘇忿生

溫春秋時蘇為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者世本云暴辛公作瑣蘇

成公作箠譙周古史考云古有瑣箠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

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

知序何所據序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王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臺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

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

今思古之絕無一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

之篇有錯耳序皆失之宋子曰楚茨之意也竊恐王雅

輔氏曰精深宏博四字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

威儀之雅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詩之所謂精深也

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速及之徧施被之遠

此其所謂宏博也讀皆更熟玩而深索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彊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
迺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落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
漢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
也復命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即指此矣安知然

當時美之詞何以別其為思古歟以君子至此
為諸侯來受爵命以作六師為使之攝卿士以行
軍而因以賞善罰惡稱
之何其誕妄而不情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傲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陸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讎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世同稟血氣生如骨肉之相附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
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薇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
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
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

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
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
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
之缺

○繇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荆謂楚舒謂舒鳩舒謂舒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若之單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三山李氏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民愁苦甚矣而所以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民愁苦甚矣而所以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華谷嚴氏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詞

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
猶康詔言肇造區夏也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
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
漢儒惑於識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
此遂稱王而改元孔氏曰中侯云赤雀丹書入
冊書西伯得書於大聖之德宜王不王說詩者乃
安胡氏曰文王以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
自天序有受命之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
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則不勝其功於此武功於此
所言天命未嘗出乎侯伯職分之外也○華谷氏
曰天命歸於文王退然不敢當故泰誓牧誓
舊皆不言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
武王受命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中庸曰
史遷因詩書有文王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

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
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
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
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
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
哉朱子曰文王受命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明畏自我
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
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廬陵
氏曰孔子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
伯之賢其往歸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

不非其父而罪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泰誓稱三十
有一年數之耳故以文王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
為元年改元者人君即位稱元年西伯即位改元而中
不其改元乃上先君之元至武王即位改元而一年反
及其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於天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元改元者皆妄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紂未可去而文王受命於天○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
質成文王受命於天○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稱文王受命於天○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王則不可知矣○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稱文王受命於天
為文王稱朱子所引未可知也○當考此說惟九
但歐陽公集予為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此說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為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此說惟九
段或推泰誓諸篇皆以服事殷也只是方稱王只是
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方稱王只是
體自是由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

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妙武王皆有明德而天
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之歸固自太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得民始由
太王而一詩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曹氏曰書
所謂太王肇基王迹是也○定字陳氏曰王迹肇
基於太王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
王始也然而此詩推本受命唯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
所歸也然言文王受命唯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
命所歸也然言文王受命唯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

○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于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平谷嚴氏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所以為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

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東萊呂氏

之靈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

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
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常
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
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
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
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朱子曰詩人假
上句引下句如行常是此兄弟勿字乃興辭大率將
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遂以行常為
仁及草木如云以祈黃耆亦是權合之時祝頌之
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析字只是頌其高
言無乞
言意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

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慶源輔氏曰自行常至假樂四詩
上之諛辭耳先生云大雅為受釐陳戒之辭如奉
四篇其受釐之辭也歟然假樂亦有戒意故先生
不敢斷然以為公尸答鳧鷖之說載于篇終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
政焉於是成王始蒞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師以相之眉山蘇氏曰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
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

其事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是然此詩未有以

見其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

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也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踈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

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第君子為賢人遂

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豈第君

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孔氏曰左傳云凡伯刺厲王

入為王朝卿上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此伯亦其商裔世為王臣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

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朱子曰若謂刺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有自警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華谷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詩以謂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三十六年恐誤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

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朱子曰以警則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則此詩其間亦聿既耄可以為據又如謹爾侯度則此詩其類使人曰喪厥國亦是以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皆是箴戒作文之體自二說之得失其徵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

待考證而判然於冒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
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安成劉氏曰序者之意
恐亦據春秋傳而言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

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永嘉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
委任賢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
美亦可見矣○安成劉氏曰朱子之說則以此詩
為非專為美
宣王而作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
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
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
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

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各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

理亦通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

可以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段氏曰詩中摘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未至幽王

也父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新安胡氏曰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乃祭其人而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為祭太王季頌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乃預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為祭太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其遷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

深信也

廬陵歐陽氏曰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則鄭曰不頌成康自彼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然則執競為是昭王也祖考之道皆以為武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王時作耳也而毛鄭皆以為武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理易通如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說不迂而曲文理亦不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說不迂而曲文理亦不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說

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
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
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靡雜之禮若曰一詩
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脯者則此詩專言天
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
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
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
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
信寬終於固辭音和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詞
之謚而常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
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

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
不亦宜乎者耳常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
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謚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
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條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
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宋子曰詩中說成
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德成王只
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王遂生一場多端有南
北郊之幾會是郊祀天地後來遂命又不會說地如
何說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不說地如
后主如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矣或者
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
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
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眉山蘇氏曰此

詩有成王不取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
此言成王誦康王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
世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
必從之故頌之禮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
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
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
非自成也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
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据
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
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
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
日漢高廟奏武德舞孝景采武德舞以尊昭德以
尊太宗廟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
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也豈有周之後王乃獨
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

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
歐陽時世論以序之非而獨表章國語其無
可疑今觀基命之語與洛誥所謂王如弗敢及天
基命定命之意合其為頌成王審如曰邦家之基
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如曰邦家之基
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
矣况其所以為此實未能忘比郊集議之餘忿今
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
以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
失其傳而謂之封禪非也
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
守至方岳以柴望祭告所

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大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禮氏曰諸儒信序之過往往徒費其詞而意終不嫌故朱子辨而正之夫復何

○思文后稷配天也

三山李氏曰即孝經所謂郊祀稷配天一事也而生民為叙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禮氏曰頌雖告神為上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序誤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噫嘻有客振鷺皆不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禮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禮氏曰冬言季春亦季食也肥充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

○雝禘太祖也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

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安成劉氏曰三廟太祖其祖之所自出及吉禘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我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孔氏曰來見祖廟必是助在之廟無得而知也○三山李氏曰有客乃微子始受命之詩○濮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

意不與振鷺詩為首末也此序以為來朝而王燕祭於王何之祖廟固無由在京師而周之祖廟非助得於見之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小序下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小序下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新安胡氏曰詩中不見得

求羣臣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

○小毖嗣王求助也

詩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下篇序

○良耜秋報社稷也新安胡氏曰此二詩誠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不見其情論其黍稷之異不

過閱其耕種之勞致其饋餉之禮而為邦家胡考之

尤寧或百室盈婦子寧殺牲以樂歌詠其事以寓

楚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詠其事以寓

其鼓舞神化之而大田等事同歌詠其事以寓

與載芟詞意相類但無載芟第一第二第八節之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眉山蘇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失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嚴氏曰詩中言遵養非謂養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善人也曰左傳云武王封兄第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

帥之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分土之事也○三山孔

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黃氏

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漢氏曰如序所云宜與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漢氏曰如序所云宜與

此二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

序說鑿矣孔氏曰克於文公時作魯史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脩也安成劉氏曰蓋落成

泮宮之際因獻頌禱之詞亦若斯干之詩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臨川王氏曰祀高宗而上頌其子乃高宗之於美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据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